

祖传绝技

田野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祖 傳 絕 技

（取材于邓友梅：“‘抹灰大王’認師傅”）

田 野 著

内 容 說 明

抹灰大王邓金鵬，秉邓家祖傳絕技，年已六十，息手多年。解放后由于女儿桂芝和她的恋人青年工人刘文元的一再动員說服，終于出山，参加了工地建筑工作；并認刘为徒，相約刘的手艺如能超过邓老头，小兩口儿才能結婚。从此刘文元勤學苦練，手艺大进，在此基础上，最后刘在小组內研究創造了一种抹灰工具，用这种工具抹灰，大大超过了邓金鵬的抹灰速度。刘在創造发明上的成功，也使他达到了爱情上的愿望。

剧本通过曲折有趣的情节，刻划了抹灰大王邓金鵬幽默而倔强的性格；也描写了朴实、肯干、热爱工作、富有創造性的青年工人刘文元的形象，及其和桂芝的一段有趣的爱情关系。

祖 傳 絕 技

田 野 著

*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西單舍版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1 \frac{15}{16}$ • 字數 45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,170册 定价 (7) 0.19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67

(特写)一朵盛开的大牡丹花，几只蜜蜂在上面飞舞着。一副长胡子老人的脸向花亲来。

(镜头拉开)晨雾迷濛中，一个老头将这盆盛开的牡丹花稳稳地搬上了车子，又把其他的花搬上了花车。

这位老头有五十多岁，将近六十岁年纪，头戴一顶老式的瓜皮帽子，身上穿着黑色短袄裤，腰里还扎了一条褡包；他个子高高的却不细瘦，长方形的大脸上挂下一部美丽的长须，已经多少显些苍白了；两道浓眉之间有道深深的皱纹，使人感觉着有股子撑劲儿。现在，他却象孩子一样天真地笑着把他的花儿搬上车子，从小门楼推出门去。

这是一座新近开始扩建起来的工业城市。到处是大片的新建筑起来的高大楼房和巨大的烟囱，还有不少正在兴工建造的树立着高大的脚手架的工地。原有的虽然不算太小的市区和房舍，相形之下，显得颇为破旧和狭小了。

老头推着花车子来到一座正在动工的工地前面，他望着偌大一片工地和高大的脚手架停住了脚步。

“喂！卖花的老头儿，在这儿站着干什么？”

老头听见喊声，回头看见背后停下了一部满载建筑器材的大卡车——原来他挡住了人家的道路。他向人家道歉地笑了笑，把花车靠到马路旁边，索性走进工地里去。来往的工人们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。

这里，一组砌砖工人——全是青年工人——正在砌着墙。

墙，砌起来还不滿半腰高。

卖花的老头走来，一眼看見一个青年工人拉着鋪灰器把灰漿鋪了上去，其他几个人迅速地把磚块按好。他頗有所感地叫起来：

“这玩艺儿倒是真快呀！”

“先进工具嘛！”一个青年工人向他夸耀地說。

老头儿沒說什么，走到跟前，伸手拿起他們按好的一块磚，翻轉来一看，磚面上貼的灰漿却很少。他撇了撇嘴，又抬头看了看脚手架上的大幅标語，上面写着：“建設社会主义工厂是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！”

“你們这是什么質量！”老头指着那块磚面責备地說。

“卖花的，懂得什么！”青年工人不以为然地說。

老头儿显然很不服气，哼了一声，挽挽袖子，从那青年手里夺过一把瓦刀，另只手接過一块磚，咔的一刀齐齐砍断。

青年工人們正在惊讶，他又滿滿地挖了一杓灰漿，咻！咻！咻！用力甩了上去，随手按上了几块磚，然后也拿起一块，翻轉来給他們看：上面貼滿了灰漿。青年工人看着更加吃惊了。

“你們的工长是誰？”老头把磚放下問。

“蔡师傅。”一个青年工人說。

“蔡玉明啊！”老头猜想着，然后严厉地指着鋪灰器說，“你們說給他，照这样干可是不行啊！”

“您——？”

“我姓邓！”

老头說完，轉身走出工地，挑逗地看着青年工人們翘翘下巴，然后放着嗓子喊起来：“买花来！牡丹花！芍药花！四季常青的扶桑花！……”

青年工人們看着这个奇怪的老头儿。他头也不回地推着花

車走开了。

不太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老工人正在指导着几个青年工人在和灰漿。那个砌磚的青年工人跑来，着急地說：

“蔡师傅！不行啊！人家說咱們的鋪灰器不頂用啊！”

“誰說的？”老工人問。

这位老工人也有五十来岁年紀，中等身材，嘴上却没有留胡子。他就是蔡师傅。

“一个卖花儿的老头儿，”送信的青年工人比划着說，“大高个儿，胡子有这么长。姓邓。”

“是他呀！”蔡师傅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一定是我表舅。”和灰的青年中的一个胖臉青年肯定地說。

“哎呀！这老头儿，砌磚的技术上真有兩下子呀！”送信的青年工人說。

“当然咯！那是我的老师兄嘛！”蔡师傅兴奋地說，“告訴你們，抹灰才是他的本行呢！我們这老一輩的中間，嘿！（伸着大姆指）人家是祖輩傳流的这一份儿！”

青年工人們听蔡师傅这一說紛紛叫嚷起来：

“咱們工地上正缺技术工人嘛，怎么不把他請出来？”

“嘿！多有这么几个老师傅領導着，咱們可就不愁技术提不高啦！”

“唉！”蔡师傅却搖頭說，“我早动員他好多回啦，总是不肯出来嘛。这人儿脾气可怪啦！”

“蔡师傅，我有个主意！”胖臉青年，凑到蔡师傅耳边悄悄地說，“……”

早晨，公园里，游人还很稀少。

初升的阳光射进了枝叶蔽天的松柏林里，显得异常清新而恬静。

我們看見有一个年輕的女演員在練声，有兩個肌肉強壯的杂技演員在練腿和腰肢，不远地方还有一位長胡須的老者在練太極拳。跟着鏡頭搖過去，我們看清楚了，這位長須老者正是賣花的邓老头。这老头的頭頂上還盤着一根小辮子呢！

“小辮子！小辮子！”一群幼兒園的孩子們在老头背后，象炸了窩的小老鴿兒似的連蹦帶跳嘎嘎叫着。

年輕的保育員也在旁边抵着嘴兒笑。

老头兒摸了摸自己的小辮，回頭看看孩子們，並沒有发脾气，只是嘿嘿笑了兩声，摸摸靠近身边的几个孩子的小臉蛋，把他們拉过来，教他們也跟他一起打起太極拳來。其他的孩子們看着新奇，也在屁股后頭唧唧嘎嘎地模仿起来。

老头回頭看看他的小隊伍不由得哈哈大笑了。

这时，忽然从公園大門方向傳來一片鑼鼓的喧鬧声，使他身不由己地向那里望去。

一群工人和干部簇拥着一座披紅戴花、足有兩丈多高的彩牌坊，連吹帶敲地从大門口走进来；牌坊里貼着許多人的半身相片，頂上大字写着：“向社会主义先进生产者学习！”原来是表揚先进生产者的光荣榜。背后还跟了一个穿着各种戏装的高跷队。

許多游人都被吸引去了。

这里，邓老头頗不以為然地撇了撇嘴，又繼續練起他的太極拳來。

那边鑼鼓敲得更响了，众人的欢呼声和掌声一陣复一陣地傳來，显然高蹺队練开花样了。許多游人跳着叫着經過老头面前跑了过去，連他的小群众，也都給拉过去了，怎不令人生气？

游人們里三层外三层地圍住了高蹺队的表演場。

大家正在給“刘海戏金蟾”的表演者喝彩。鼓掌声此起彼落，声震全园。

邓老头这里，只剩下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。

他越来越觉得沒有意思，禁不住松下架子，無精打采地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戴上帽子，繞过看熱鬧的人群向大門口走去。

不巧，那座高大的光荣榜正立在大門旁边，下边还有些人在嘖嘖喳喳地討論着。他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，看見蔡師傅的相片也在上面，他又撇了撇嘴，低着头繼續向大門口走去。

这时候，正在涌进門口的游人們中間，有一个胖臉的青年工人（就是在工地上給蔡師傅出主意的那个人）和一个瘦臉大眼睛的姑娘手拉着手向前走来。那青年剛要向邓老头打招呼，却被那姑娘扯到花丛后边藏躲起来。姑娘还在悄悄地埋怨他：

“不是早跟你说过嗎？爸爸不許我跟男孩子逛公园，看电影的，你……”

男青年扯了她一下，她才警覺地停止了說話，回头一看，邓老头已經走到花丛前面，吓得她吐了吐舌头，再不敢作声了。

邓老头剛走到两个青年藏身的花丛前面，正和一个穿新制服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抬头一看，那人正是蔡師傅。他胸前还挂着一个紅綢条子，上面写着金字：“代表”。邓老头楞了一下。蔡師傅却亲热地拍了下他的胸脯說：

“师兄！您到哪去呀？”

“唔？”邓老头上下打量蔡师傅一番，却冷冷地说，“你做官儿啦？”

“我还不是个瓦匠官儿！”蔡师傅解嘲地笑了笑，又认真地說，“师兄，您給提的意見很对头，我們正在研究改进的办法呢！”

“本来應該，研究研究嘛！”邓老头还是冷冷地说。

“老伙計，赶快出山吧！”蔡师傅还在热情地劝他，“社会主义大建設开始了，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！”

“老咯！不中用咯！”

“又是这句话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嗎？……”

邓老头不等蔡师傅說完，斜了他一眼又向門口走去。

蔡师傅看着他那股子别扭劲儿，臉上忽然閃現了一个調皮的微笑，抬手把他喊住：

“喂，等一下再走嘛！”

邓老头站住了。蔡师傅赶上来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指着光荣榜說：

“看見嗎？你家表外甥——刘文元也上了光荣榜啦！”

“噢！”邓老头感到非常意外，問，“小狗子，他不才是学徒工嗎？”

花丛后面的这对青年，剛要伸出头来，却見老头不知为什么又轉了回来，吓得他們急忙又蹲下来。可巧，邓老头又在花丛前面站住了。兩只眼睛定定地看着光荣榜上刘文元的相片。原来，这个刘文元就是花丛后面藏着的男青年。姑娘是邓老头的女儿——叫邓桂芝。

刘文元和邓桂芝在花丛后面，实在耐不住了。他們互相使着眼色，互相做着手势：先是小刘要推桂芝出去把老头引开；

桂芝却模仿着老头子板臉訓人的面相，搖搖手不敢去；她要推着小刘出去干，小刘却就勢拉她靠得更近些，在她耳邊叨咕了几句什么話，桂芝這才仗着胆子，彎着腰繞出去一段路，然後悄悄地走到老头身邊。

“爸爸！看人家，多光榮！”

姑娘不大的聲音，卻把老头吓了一跳。

“什麼光榮？”老头臉紅脖子粗地叫了一聲，回頭一看，却是自己的女兒，便馬上板起臉來（和她剛才比劃的很相似），

“桂芝，還不回家做飯去！”

“我……我早把飯給您做好啦，回家一熱就行。”桂芝机灵地說。

“你還在這兒幹什麼？”

“今天是星期日……開團的會。”桂芝訥訥地說。

“又開會！”邓老头把手一甩走出了園門。

花叢背後，刘文元看着老头越走越遠了，慢慢站起身來。忽然聽見有人在他身後格格地笑起來，回頭一看正是桂芝。

“你笑什麼？”

桂芝學着剛才老头子的古怪樣子說：

“又開會！”

倆人格格笑着挽手向前走。

“咱倆總是這樣藏藏躲躲，怎麼算了呢？”小刘皺着眉頭說。

“那有什麼辦法，爸爸的脾氣就是這樣嘛！”桂芝也訴苦道。

沉默了半天，刘文元長出一口氣說：

“要是能動員他參加了工作，活動活動腦筋就好了！”小刘說着，猛然想起，問，“哎，團小組不是給你任務啦嗎？”

“我動員他好幾回啦，他總是不肯呀！”

“哼！还是青年团员呢！”小刘埋怨地说，“连自己的爸爸都动员不出来！我早说过，你……”

“你甭刺激人！”桂芝也发火了，叫起来，“你看着，我总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！”

桂芝说完扭头向大门走去。小刘紧跟在后边解释：“别发火嘛！别发火嘛！……你看你！”

桂芝这才停住向他笑了。

三

邓老头的家里：院子里是我们早已看到的象一座小小的花园；正面有两间普通房屋，外间是老头的卧室兼会客室和饭厅，墙上挂着几幅古老的名人字画，八仙桌上还放着一座银盾，看起来这老头很爱文雅，也曾有过不少交往的；里面是女儿的卧室。太阳透过后山墙上的玻璃窗射进来。

小刘和桂芝正在向老头进行动员工作。看来他们说的话已经很多了，眼巴巴地在望着老头等待回答。邓老头却坐在太师椅上只管眯着眼吸烟，最后他把旱烟锅子一磕说话了：

“说了半天，还是我那一句话：老啦，不行啦，人老珠黄不值钱呀！”说完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爸爸！”桂芝赶紧拦住说，“不是跟你说过吗！现在和旧社会不一样，这是人民的天下，社会主义社会，对于年老的工人，有技术的人特别尊重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老头烦躁地说，“可是，我不能无功受禄，叫公家给我养老哇！”

“怎么是养老呢？”小刘说，“表舅，您的身体很好嘛！再说您还可以把您的好技术教给别人嘛！”

“教人？”老头更不高兴了，“现在的青年人啊，就想偷巧，省力，多挣钱！哪还有人肯下苦工夫学手艺？”

“表舅！您可別這麼說，埋頭苦干的人有的是。”小劉見老头仍然固執，又鼓一把勁說，“只要您肯教，表舅！我，第一個保證跟您好好學手藝！什麼困難都能克服。”

“噢？”鄧老头打量着這個粗粗胖胖熱心朴實的青年人，心裡確實有些喜愛。他雖然只有二十來歲年紀，身上穿的灰色學生服已洗得發白了（有的地方還補了補釘），可是他那寬大而突出的前額，配着閃閃放光的大眼睛，卻使老头感到他心地里埋伏着毅力和聰明，不由得點點頭。但他又想了一下，自己覺得好笑起來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鄧老头仰天大笑了一陣，說，“小獅子，你從小老實巴交，怎麼也吹起大話來了，要學我的手藝呀？……那個苦工夫，你可受不了！”

“表舅！您不信？我當下給您磕頭！”說着，小劉果然認真作起揖來。

“別！別！”老头趕忙攔住，一時找不到話，覺得非常尷尬，忙說，“你們玩儿吧，我有事——上街！”

桂芝更着急了，伸手拉住老头就是不放：

“爸爸！您別走！”

“表舅！工地上有技術的老師傅實在太缺少，特別是抹灰車間，總是拖着完不成任務！”

“不會招工嗎？”老头說。

“唉！全國到處都在建設！哪里招得來呀！”小劉訴苦地說，“特別是咱們這裡，原本是一個小城市，一下擴充了這麼大，您想想……”

“那，我有什麼辦法？”老头仍堅持地說。

“不！您去上工！您不去不行！……”桂芝着急得搖着爸爸的肩膀哭起來，“您不去不行！”

“唉！別哭嘛！別哭嘛！”鄧老头着慌了，桂芝越哭聲音

越大。他倒底想出了主意，打开橱子拿出一个紙包，打开——是一块花絨衣料——送到桂芝面前笑着說，“你看这个好看不好看？給你做件袂袄！”

“我不要！”桂芝看也不看將衣料推开，仍哭着說，“我要您去上工！我要您明天就去上工！”

“別哭啦！別哭啦！”老头也难过得躁着脚叫起来，“我的好閨女，要把我磨死啦！”

“嘻嘻！”桂芝忍不住笑了，仍拉住爸爸逼道，“您說去不去？您說：明天就去！”

“这么大的閨女家，当着表哥的面也不嫌丢人！”

老头說着，把胳膊用力一甩走出門去。这是出乎桂芝意外的，她吃惊了！小刘更觉得沒有办法。

四

第二天，天亮了。

桂芝梳洗完毕，待要提起飯盒去上工，却听見外間屋里有入走动的声音，感觉奇怪，掀开門帘一看，老头正在对着小鏡子剪胡子呢！

“爸爸，您怎么沒上公园儿去？”

老头正在聚精会神地剪他的胡子，冷不防听見女儿一叫，惊了一下，却給剪子戳破了鼻子，他慌忙伸手去摸，女儿忍不住格格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！”老头沒好气地把剪子丢在桌子上。

桂芝不敢再笑，却見老头把一只老式的箱子搬下来（她去帮忙），打开，取出了一个桑叶形的綉花荷包，抽出了一把明光閃亮的小抹子，自己欣賞了一会儿，又在牆上虚抹了几个来回，微笑着重新装进荷包里，插在后腰帶上。然后还特別从橱子里拿出一件半新的駝色嗶嘰袂袍披在身上，拿起大烟袋轉身

走出門去。

桂芝看着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，滿心高兴。但終覺有些不放心的，隨手提了飯盒跟了出去。

公共汽車在工地前面停住了。（这片工地是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。）車門里涌出了成群的男女工人們和干部們。邓老头也隨着大家向工地里走去。女儿还在背后偷偷地跟踪着。

邓老头跟着大家进入工地之后，看着別人都各自投奔确定的工作崗位，正感到惶惑不知去向的时候，不远地方，有个正在和泥的青年工人发现了他。这个青年工人正是刘文元。

刘文元看見表舅来到工地，正在惊喜，却有一个青年伙伴在他肩上拍了一掌，說：

“小刘，你往这边看！”

小刘順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果然看見桂芝笑咪咪地向他跑来。小刘高兴得正要喊叫，却被桂芝搖手制止了。他連忙跑上前去。別的青年們还在拿他逗笑呢：

“这一对儿，真是蜂儿和蜜一样！”

这里，小刘跑到桂芝面前，正要問他，桂芝却迫不及待地搶先指着老头悄悄地说：

“你昨天还怪我哭呢，怎么样？老头儿沉不住气啦！”

“你真行！”小刘兴奋地说，“桂芝，你去上班吧！”

“告訴你，老头儿对我这手儿，就是沒轍！”桂芝夸耀地说，“以后的事情，可是靠給你啦！”

小刘目送桂芝走远了，然后向老头跑去。

“表舅！您来啦！”

邓老头正不知向哪里去才好，轉身看見小刘，心里自然高

兴，兩手把住他的肩膀說：

“小狗子，帶我到柜房去！”

“什么柜房？”刘文元迟疑了一下說，“表舅，您問的是辦公室嗎？我領您去。”

邓老头听着刘文元的話有些不大順耳，却也不去計較，只向前一揮手，催小刘給他帶路：

“走吧！”

邓老头跟着刘文元，一路上緊張地躲閃着前后左右不断闖过来的卡車、吊車和其他前所未見过的怪物，来到辦公室門前停住了脚。

他不仅是定一定神，喘了一口气，还故意大声咳嗽了一下，理一理胡子，擰去了帽子上、身上和鞋上的尘土，把大袂袍弄得整整齐齐的，然后又高声咳嗽一下，看样子是准备举行什么隆重的会面仪式了。但是，他站在那里待了很大一会儿，并沒有人来迎接他。他看着出来进去的人們，有的只跟小刘打个招呼，有的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他兩眼也就走开了。他心里感觉大不高兴。

“小狗子！你們这儿当头儿的全都是外行嗎？”他板着脸問。

“可不是外行！”小刘說，“我們主任是解放軍的工兵出身，剛轉业不到一年，可棒啦！”

“噢！你去，到里头稟报一声，就說——我来啦！”

“表舅！不用，凭您老人家的技术，保險能行。”刘文元明白他的意思，故意說，“如今，社会主义社会，干部們都沒有官架子啦，咱們就进去吧！”

邓老头見小刘道破了他的心事，無奈，赌气揮着手說：

“进去！进去！”

五

工地上的办公室里，領东西的，談問題的，人声吵嚷，电话叮叮，此起彼落，来来往往，就象大家常見过的那样。可是我們这位古怪的老头却非常看不慣。他站在那里，連个向他打招呼讓坐位的人都沒有，特別使他恼火的是：他看着屋角里，許多人圍着一个穿黃色軍上衣的人，那人一直扒在桌子上連头也不抬，不知在忙什么，嘴里还不时地問：

“有劳动局的介紹信嗎？”

他想，这大概就是小刘說的那位主任了。（实际上，也正是工区主任。）他看着，小刘几次挤上去要和这位主任說話了，都被拿着帶紅关防的介紹信的人給搶过去了。他再也忍不住，扭身就要往外走，急得小刘顧了这头顧不了那头，直喊：“表舅！表舅！”他也不管。幸亏蔡师傅从門外进来，迎面碰上他，热情地握住他的手：

“哈哈，您倒底来啦？就上工嗎？”

邓老头看着蔡师傅混身的衣着完全换了样子——小打扮儿，滿身泥点子，也和一般工人一样，感到惊奇和欽佩：

“你怎么又穿上这套行头？不是当官儿了嗎？”

“早告訴您的，瓦匠官儿嘛，哈哈……”蔡师傅爽朗地大笑着請他回来，“看，年輕人們都不認識您这个老前輩啦！”

蔡师傅跟他这么一打招呼，引得屋子里許多人都轉过头来看他，还有人給他們讓出了兩把椅子。邓老头的臉上剛出現了一些笑容，却听見小刘在向主任替他报告了。

“……我表舅，邓金鵬……”

“邓金鵬？”桌旁一个工人問，“不是卖花的长胡子老头儿嗎？”

“听見沒有？”蔡师傅向邓老头努努嘴說，“您成了卖花

的名人了！伙計，你們鄧家門兒出名的好手藝……”

鄧老头猛抬頭，發現主任也在看着他，搖了搖頭，對小劉說：

“小劉，還是叫他老人家賣花好啦！”

鄧老头更覺臉上挂不住，一下竄起來，走到主任面前問：

“不要我？”不等人家回答，便雙手拍得高高地向大家一拱手說，“諸位，再見吧！”

他說完，抬腳又要往外走，這一下更急壞了小劉和蔡師傅，連忙把他攔住。

“主任，可不能叫他走哇！”蔡師傅着急地說。

“我們建築工地，要賣花的干什么？”

“唉！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啦！”蔡師傅伸着大姆指頭跑上來說，“主任，好傢伙啦！全城出名的抹灰大王呀！鄧金鵬，泥瓦匠里誰不知道？祖輩傳流的好手藝呀！”

“噢？”主任聽蔡師傅這一說，更感覺莫名其妙了。

“主任，我表舅是地地道道的老抹灰匠！”小劉也攔掇着說，“咱們不是正缺好技術的工人嗎？”

“那麼——叫他填個表吧！”主任看着蔡師傅和小劉都這樣說，考慮了一下，從抽屜里拿出一張表格遞過來。

“哎呀！我的主任，這不是又拿我開玩笑嗎？”鄧老头舉着兩手說，“我這手，要叫他拿筆桿子比抹三間房還費力呢！”

“我替您填！”小劉自報奮勇拿起筆來開始邊說邊寫起來，“姓名鄧金鵬，年歲五十九……”

“你怎麼知道？”鄧老头驚異地問。

小劉笑而不答，繼續填寫下去。

“這麼大年紀？”主任又懷疑地搖了搖頭。